

溫侍讀集題詞

史言溫鵬舉外靜內險好預事故終
致禍敗今據史魏莊帝殺余朱榮元
瑾等背齊文襄作亂鵬舉皆預謀此
二事者柔順文明志存討賊設令功
成無患不庶幾其先大將軍之誅王

敦乎魏書目爲深險佛助何無識也
鵬舉初困馬坊常公拂拭始稱才士
縛于葛榮和督脫之逃死入京貧薄
狼顧時恐不及上黨善怒幾遭鞭撻
後復賞愛捐其前忿徐紇小人亦畏
才藻不輕下筆溫生雖窮天下豈少

知已哉元顥之變策復京師計之上
也上黨卽不能爲桓文鵬舉之言管
狐許之矣北人不稱其多知而徒矜
斬將搴旗于文墨之間猶皮相也吐
谷小國畜書牀頭梁武知文嘆窮百
六濟陰寒士何以得此表碑具在頗

少絕作陵顏轅謝含任吐沈亦磽确
自雄北方語耳桐華引僊露槐影麗
卿烟鵬舉逸句尚佳世以其詩少卽
云不長于詩寒山片石當不其然

婁東張溥題

溫侍讀集目錄

詔

爲魏莊帝閭闔門赦詔

爲莊帝生皇太子赦詔

爲魏帝遷都拜廟鄴宮赦詔

敕

天平元年被命作答齊神武敕

表

魏帝納后群臣上禮文表

西河王謝太尉表

為司徒高敖曹謝表

為臨淮王謝開封府尚書令表

為南陽王讓尚書表

為上黨王穆讓太宰表

為廣陵王讓吏部尚書表

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

為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

上書

為廣陽王淵上書

為廣陽王淵上書靈太后

銘

鐘銘

碑

舜廟碑

寒陵山寺碑

大覺寺碑

印山寺碑

定國寺碑

常山公主碑

墓誌銘

司徒元樹墓誌銘

司徒祖瑩墓誌

文

閭闔門上梁祝文

樂府

白鼻騮

結襪子

安定侯曲

燉煌樂

涼州樂歌二首

擣衣

詩

從駕幸金墉城

春日臨池

詠花蝶

相國清河王挽歌

附錄

本傳

溫侍讀集目錄終

溫侍讀集卷全

魏濟陰溫子昇鵬舉著

明太倉張溥天如閱

詔

爲魏莊帝闔闔門赦詔

蓋天道忌盈，人倫嫉惡，疎而不漏，刑之無捨，是以呂霍之門，禍譴所伏。梁董之家，咎徵斯在。頃孝昌之末，天步孔艱，女主亂政，監國無主，爾朱榮爰自晉陽，同憂王室，義旗之建，大會盟津，與

世樂推，共成鴻業。論其始圖，非無勞效。但致遠
恐泥，終之實難。曾未崇朝，豺聲已露。河陰之役，
安忍無親。王公卿士，一朝塗地。宗戚靡遺，內外
俱盡。假弄天威，殆危神器。時事倉卒，未遑問臯。
尋以葛賊橫行，馬首南向。捨過責成，用平醜虜。
及元顥問鼎，大駕北巡。復致勤王，展力行所。以
此論功，且可補過。旣位極宰衡，地踰齊魯。容養
之至，豈復是過。但心如猛火，山林無以供其暴。
意等漏卮，江河無以充其溢。旣見金革稍寧，方

隅漸泰，不推天功，專爲己力。與奪任情，臧否肆
意。無君之跡，日月以甚。拔髮數罪，蓋不足稱。斬
竹書愆，豈云能盡。方復託名朝宗，陰圖釁逆。睥
睨天居，窺覷聖曆。乃有裂冠毀冕之心，將爲拔
本塞源之事。天旣厭亂，人亦悔禍。同惡之臣，密
來投告。將而必誅，罪無容捨。又玄天穆宗室末
屬，名望素微。遭逢際會，頗參義舉。不能竭其忠
誠，以奉家國。乃復棄本逐末，背同即異。爲之謀
主，成彼禍心。是而可忍，孰不可恕。並以伏辜，自

海作詩集 卷全 二
貽伊戚。元惡旣除，人神慶泰，便可大赦天下。

爲莊帝生皇太子赦詔

有國三善，事屬元良，本枝百世，義鍾繼體。朕應天纂命，握圖受籙，景祚維新，十年以永。今月吉辰，皇子誕育，彩雲映日，神光照殿，方開博望，將起龍樓，遠近同歡，人神共悅，便可大赦天下。

爲魏帝遷都拜廟鄴宮赦詔

建國所先，理屬於宗廟，立事爲大，禮歸於禋祀。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，重匡頽曆，導塞源於

將竭，扶神器於已傾，立天地之大功，成人臣之重義。朕以冲昧，猥當樂推，關路多虞，衿帶難固。瞻言往事，取則前修，乃襲去艷，用追遷毫，定鼎鄴都，卜世惟永，民用子來，功成不日。今清廟初興，闕宮始就，靈祇萃止，祖考來格，神光夜照，香氣朝聞。今月吉辰，躬展誠敬，時和氣婉，景麗雲業，四表來庭，萬國在位，哀樂相交，感慶兼集，固宜觀象雷雨，布寬大之恩，取類澤風，申肆眚之令，可大赦天下。

勅

天平元年被命作答齊神武勅

高歡擁立魏孝武於洛陽自歸鄴都已
 斛斯椿構帝漸與歡隙封隆之孫騰亡
 奔歡洩其謀帝規欲討歡假稱將伐句
 吳且備宇文賀拔歡亦表稱勒兵四道
 伏聽處分仍申信誓云為嬖倖所間一
 旦賜疑若負陛下身受天殃子孫殄絕
 一二佞臣願斟量廢出帝命舍人溫子
 昇草勅答之子昇遂巡未敢作帝據胡
 床拔劍作
 色乃遣筆

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其相體悉而不
 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間者

疑有異謀，故遣御史中尉綦雋，且申朕懷。今得王啓，言誓懇惻，反覆思之，猶所未解。以朕眇身，遇王武略，不勞尺刃，坐爲天子，所謂生我者父母，貴我者高王。今若無事背王，規相攻討，則使身及子孫，還如王誓。皇天后土，實聞此言。近慮宇文爲亂，賀拔勝應之，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。宇文今日使者相望，觀其所爲，更無異迹。賀拔在南，開拓邊境，爲國立功，念無可責。君若欲分謗，何以爲辭。東南不賓，爲日已久。先朝以來，

置之度外。今天下戶口減半，未宐窮兵極武。朕旣闇昧，不知佞人是誰，可列其姓名，令朕知也。如聞庫狄干語王云，本欲取懦弱者爲主，王無事立此長君，使其不可駕御。今但作十五日，行自可廢之。更立餘者，如此議論，自是王間勲人，豈出佞臣之口。去歲封隆之背叛，今年孫騰之逃走，不辜不送，誰不怪王。騰旣爲禍始，曾無愧懼。王若事君盡誠，何不斬送二首。王雖啓圖西去，而四道俱進，或欲南渡洛陽，或欲東臨江左。

言之者猶應自怪。聞之者寧能不疑。王若守誠不貳。晏然居北。在此雖有百萬之衆。終無圖彼之心。王脫信邪棄義。舉旗南指。縱無匹馬隻輪。猶欲奮空拳而爭歿。朕本寡德。王已立之。百姓無知。或謂實可。若爲他所圖。則彰朕之惡。假令還爲王殺。幽辱壘粉。了無遺恨。何者。王旣以德見推。以義見舉。一朝背德舍義。便是過有所歸。本望君臣一體。若合符契。不圖今日分疎。到此古語云。越人射我。笑而道之。吾兄射我。泣而道之。朕旣親王。情如兄弟。所以投筆拊膺。不覺歔歔。

表

魏帝納后羣臣上禮文表

臣聞軒轅乃至，西陵以之作合。夏后至聖，塗山
于是來嬪，伏惟陛下龍飛纘曆，大明理運，長秋
既建，陰教有主，景命無窮，靈基長世，普天之下，
莫不欣躍。

西河王謝太尉表

臣聞拂羽決起，力謝摩天。策蹇載馳，功微送日。
將短翮難以陵高，駑乘無由致遠，雖復建旗出

郡未追楚趙之風。捧壺入侍。徒踵金張之迹。及天祚明德。運啓興王。六遂始遷。九鼎初定。於焉承乏。有用當官。草靡從風。未遑克讓。常恐執轡。傾輪操刀。傷錦。

爲司徒高敖曹謝表

委水橫流。羣龍交戰。徒悲道喪。空懷主辱。雖復見義援戈。臨危奮劍。顧慙後衄。終謝先鞭。事等泣河。無救三川之竭。有類憂天。豈支四極之壞。○爲臨淮王謝封開府尚書令表

臣道愧山東。氣慙隴右。激水弗功。搏風無力。但以平原帶地。資緒極天。發趾自高。理翮以遠。出臨侯服。旣乏刺舉之能。入踐帝閭。又無應對之美。空復受戈清廟。推轂朱門。孝闕淚河。功慚汗海。大寶遠降。橫草未樹。顧以有涯。願言知止。

爲南陽王讓尚書表

臣聞立而託乘。乃成致遠之功。坐以運舟。遂有利涉之用。若以輕任重課。憑虛責實。雖欲自勤。終焉靡効。

爲上黨王穆讓太宰表

臣聞策蹇長途，終慚一日之致；懸縷層臺，詎任千鈞之重。固知才弱，不可自強；力微，難以企及。智小謀大，恐貽折足之憂；才輕任重，思有絕臏之悔。旣慮鑠金，固陳匪石。

爲廣陵王讓吏部尚書表

假勢風雲，非由羽翮，徒得推遷就列，僂俛當官。曾無辟雍議禮之名，詎有銅雀獻賦之敏。而政本寔繁，司會尤切，抑揚智地，用舍時流，實當年之準的，乃一世之權衡。得其人，則分職之任隆；非其才，則曠官之失起。

爲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

臣聞寶劍未砥，猶乏切玉之功；美箭闕羽，尚無衡石之勢。况才非會稽之竹，質謝昆吾之金。至於敷教東序，流訓上庠，置樽候酌，懸鐘待叩，必須蘊朱藍以成彩，立規矩以爲式。垂三行於貴游，揚六藝於胄子。而臣學愧聚沙，問慙攻木。雖歷文史，不治章句。於茲曠官，青衿何仰。

爲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

今四郊多壘，三軍申發，率土之濱，莫敢寧晏，况
忝末屬，復董元戎，臣不盡心，誰將竭力，豈容飾
讓，苟違戎重，但以軍旅之事，實所未學，求保重
將，隨方指麾，臣請先驅，被堅督戰，若使旗鼓相
望，埃塵相接，決機兩陣之間，不辭萬歿之地，脫
獨委臣專總戎旅，兵術靡常，軍機屢變，以臣當
之，必所未達，雖奉廟算，有均膠柱。

上書

爲廣陽王淵上書

淵爲北道大都督，受尚書令，李崇節度
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，淵上書

邊豎構逆，以成紛梗，其所由來，非一朝也。昔皇
始以移防爲重，盛簡親賢，擁麾作鎮，配以高門
子弟，以死防遏，不但不廢仕宦，至乃偏得復除。
當時人物，忻慕爲之。及太和在歷，僕射李冲當
官任事，涼州土人，悉免廝役，豐沛舊門，仍防邊
成，自非得罪當世，莫肯與之爲伍。征鎮驅使，但

溫侍讀集 卷全
爲虞侯白直，一生推遷，不過軍主，然其往世房分，畱居京者，得上品通官，在鎮者，便爲清途，所隔，或投彼有北，以御魑魅，多復逃胡鄉，乃峻邊兵之格，鎮人浮遊在外，皆聽流兵捉之，於是少年不得從師，長者不得遊宦，獨爲匪人，言者流涕，自定鼎伊洛，邊任益輕，唯底滯凡才，出爲鎮將，轉相模習，專事聚斂，或有諸方姦吏，犯罪配邊，爲之指蹤，過弄官府，政以賄立，莫能自改，咸言姦吏爲此，無不切齒憎怒，及阿那瓌背恩，縱

掠竊犇，命師追之，十五萬衆度沙漠，不日而還，邊人見此援師，便自意輕中國，尚書令臣崇時卽申聞，求改鎮爲州，將允其願，抑亦先覺，朝廷未許，而高闕戍主，率下失和，拔陵殺之，爲逆命攻城掠地，所見必誅，王師屢北，賊黨日盛，此段之舉，指望銷平，其崔暹隻輪不反，臣崇與臣遼巡復路，今者相與還次雲中，馬首是瞻，未便西邁，將士之情，莫不解體，今日所慮，非止西北，將恐諸鎮尋亦如此，天下之事，何易可量。

爲廣陽王淵上書

往者元义執權，移天徙日，而徽託附，無翼而飛。今大明反政，任寄唯重，以徽褊心，銜臣切骨，臣以疎滯，遠離京輦，被其構阻，無所不爲。然臣昔不在其後，自此以來，翻成陵谷，徽遂一歲八遷，位居宰相，臣乃積年淹滯，有功不錄，自徽執政以來，非但抑臣而已。北征之勲，皆被擁塞，將士告捷，終無片賞，雖爲表請，多不蒙遂。前畱元標，據於盛樂，後被重圍，析骸易子，倒懸一隅，嬰城

二載，賊散之後，依階乞官，徽乃盤退，不允所請。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，法僧叛後，蹙被圍逼，固守之勲，比之未重，乃立得州，卽授開國，天下之事，其流一也。功同賞異，不平謂何。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，啓募八州之人，聽用關西之格，及臣在後，依此科賞，復言北道征者，不得同於關西。定襄陵廟之至重，平城守國之要鎮，若計北而論功，亦何負於秦楚。但以嫉臣之故，便欲望風排抑，然其當途以來，何直退勲而已。但是隨臣

征者。即便爲所嫉。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。徽初言有理。又聞北征。隸臣爲統。應時變色。復令臣兄子仲顯。異端訟臣。緝緝翩翩。謀相誹謗。言臣惡者。接以恩顏。稱臣善者。卽被嫌責。甄琛曾理臣屈。乃視之若仇讐。徐紇頗言臣短。卽待之如親戚。又驃騎長史祖瑩。昔在軍中。妄增首級。矯亂戎行。蠹害軍府。獲罪有司。避命山澤。直以謗臣之故。徽乃還雪其辜。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。旣到定州。翻然背叛。賊如決河。豈其能擁。且

以臣府參寮。不免身首異處。徽旣怒遷。捨其元惡。及胥徒從臣行者。莫不悚懼。頃恒州之人。乞臣爲刺史。徽乃裴然言不可。及降戶結謀。臣頻表啓。徽乃因執言此事。及向定州。遠彼姦惡。又復論臣將有異志。翻覆如此。欲相陷沒。致令國朝遽賜遷代。賊起之由。誰使然也。徽旣優幸。任隆一世。慕勢之徒。於臣何有。是故餘人攝選。車馬填門。及臣居邊。賓遊罕至。臣近北爲慮。其爲梗。是以孜孜乞赴京闕。屬流人舉斧元戎。垂

溫傳詩集 卷全
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僂俛先聽不敢辭事及
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
兒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
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勅
伺察臣事徽旣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
天步未夷國艱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
臨蕃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茂爾無聞今求出之
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
之切脫蒙闕公私幸甚

銘

鐘銘

宮商遍變律呂相生立號則起從革以成調之
必應擊而不橫銅盤韻響火鳥和聲出入成則
明宵有數

碑

舜廟碑

懷山不已，龍門未闢，大道御世，天下爲公，感夢
長人，明敷丕陋，釐降二女，結友九男，執耜歷山，
耕夫所以讓畔，施畧雷澤，漁父於是讓川，亦旣
登庸，以之納錄九官，咸事百揆，時叙有大功於
當世，集歷數而在躬，受文祖之命，致昭華之玉，
班五端於羣后，禋六宗於上玄，舞干戚而遠夷，
賓弃金璧而幽靈應，青雲浮洛，榮光塞河，符瑞

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稱首
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窆不歸爰自先民實存
舊廟旣緝葯房遂鎮瑤席龍駕帝服蓋依係於
慕舜交鼓絙瑟寔髣髴於聞韶其辭曰
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隄帝圖已定乃賓
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旣蕩蕩
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嶷山永逝湘水
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

寒陵山寺碑

晉晉文尊周績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
陵並道冠諸侯勲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
交合之處寂莫消沈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
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記功
有道存焉可不尚與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
流行人倫交喪爾朱氏旣絕彼天綱斷茲地紐
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
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毀珪人物旣盡頭會箕斂
杼軸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

標格千仞，崖岸萬里，運鼎阿于襟抱，納山岳於胸懷，擁玄雲以上騰，負青天而高引，鐘鼓嘈囀，上聞於天，旌旗繽紛，下盤於地，壯士凜以爭先，義夫憤而競起，兵接刃於斯場，車錯轂於此地，轟轟隱隱，若轉石之墜高崖，礧礧磕磕，如激水之投深谷，俄而霧捲雲除，冰離葉散，靡旗蔽日，亂轍滿埜，楚師之敗於柏舉，新兵之退自昆陽，以此方之，未可同日，既考茲沃壤，建此精廬，砥石礪金，瑩珠琢玉，經始等於佛功，制作同於造化，息心是歸，淨行攸處，神異畢臻，靈仙總萃，鳴玉鸞以來遊，帶霓裳而至止，翔鳳紛以相囀，飛龍蜿而俱躍，雖復高天銷於猛炭，大地淪於積水，固以傳之不朽，終亦記此無忘。

大覺寺碑

維天地開闢，陰陽轉運，明則有日月，幽則有鬼神，初地遼遠，末路悠長，自始及終，從凡至聖，積骨成山，祇劫莫數，垂衣拂石，恒河難計，及冠日，示夢蒙羅，見謁應世降神，感物開化，顏如滿月，

心若盈泉，體道獨悟，含靈自曉，居三殿以長想，出四門而永慮，聲色莫之留，榮位不能屈，道成樹下，光燭天上，變化靡窮，神通無及，置須彌於葶藶，納世界於微塵，闢慈悲之門，開仁壽之路，拯煩惱於三塗，濟苦難於五濁，非但化及天龍，教被人鬼，固亦福霑行鴈，道洽遊魚，但羣生無感，獨尊罷應，雜色照爛，諸山搖動，布金沙而弗受，建寶蓋而未留，遂上微妙之臺，永升智慧之殿，而天人慕德，象法興靈，圖影西山，承光東壁。

主上乃據地圖，攬天鏡，乘六龍，朝萬國，牢籠宇宙，襟帶江山，道濟橫流，德昌頽曆，四門穆穆，百僚師師，乘法船以徑度，駕天輪而高舉，神功寶業，旣被無邊，鴻名懋實，方在不朽，抵掌措言，雖不盡意，執筆書事，其能已乎。

印山寺碑

自結繩運往，觀象代興，禮樂相因，詩書間出，喻是非於一指，論道德於二篇，九流之義遂開，百家之言並作，皆以賦命有遭，隨攝養致，天壽愛

惠起於吉凶，情僞動於利害。雖改張羅之呪，未
易爨鐘之牲。因果之業未申，感應之途猶蔽。是
以修短有命，子夏論之而未詳。報施在天，史遷
言之而未悟。大丞相渤海王膺岳瀆之靈，感辰
象之氣，直置與蘭桂齊芳。自然其珪璋比潔，加
法體備百行。智周菓象，道兼語嘿。思極天人，固
以兆云非虎。自懷公輔之德，世稱臥龍。實任王
佐之器，道足以濟天下。行足以通神明，表立人
之上。才含廣途之大，量永安之未。時多異謀，蜂
蠱有毒。豺狼反噬，殼弩臨城。抽戈犯蹕，世道交
喪。海水羣飛，旣而蒼龍入隱。白虎出見，命世有
期。匡時作宰，拯沉溺以援手。涉波瀾而濡足，懸
皦日於胸懷。起大風於襟袖，動之以仁義。行之
以忠貞，附之者影從，應之者響起。

定國寺碑

蓋兩儀交運，萬物未生。始自苦空，終於常樂。而
緣障未開，業塵猶擁。漂淪欲海，顛墜邪山。雖復
光華並於日月，術數窮於天地。有扶危定傾之

溫詩集 卷全
力爲濟世夷難之功，登途山而未歸，遊建水而不反，並馳於苦樂之境，皆入於生歿之門。幽隱長夜，未覩山北之燭，沈迷遠路，詎見司南之機。昔日先民，雖云善誘，尚習蓋纏，未能解脫。見如八卦成象，示之以吉凶，百藥爲醫，道之以利害，衣食有業，民免饑寒之憂，水土旣平，人無墊溺之患，斯誠事周於世用，功濟於生民，不論過去之因緣，詎辨未來之果報，惟無上大覺，均悟玄機，應現託生，方便開教，聖靈之至，無復等級，威

神之力，不可思議，動三乘之駕，汎八解之流，引諸子於火宅，渡羣生於海峴，自一音輟響，雙樹潛神，智慧雖徂，象法猶在，光照金盤，言留石室，徧諸世界，咸用歸仰。

常山公主碑

啓泰微之層構，闢閭闔之重扉，據天下以爲家，苞率土而光宅，然則昆山西峙，爰有夜光，漢水東流，是生明月，公主稟靈宸極，資和天地，芬芳有性，溫潤成質，自然祕遠，若上元之隔絳河，直

溫伯詩集 卷全
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此光明於
宵燭幽閒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
心撫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
鳴佩而晨去致肅雍于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
行潔於清冰抗志高於黃鶴停輪表信闔門示
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鐘漏相催日夜
不怠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
伊_水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
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歌

薤露出奏巫山永曆中埜終掩窮泉蕭瑟神道
荒涼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

墓志銘

司徒元樹墓誌銘

管樞電降祥姬水成業握八符以馭垂膺五命
以會昌欽明格於上下光澤被於宇宙卜年永
久歷世遐長有文王之孫子啓周公之苗裔積
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爲言恒持韓白自
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於生民蒼蒼在上義
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
情疾非逢霧終異啓手銘曰

溫伯詩集 卷全
明允篤誠發於岐嶷未鏤已雕不扶而直修禮
以耕強學爲殖孔旣歎魯莊亦吟越况以度思
有懷明發翻然高舉歸於魏闕長路未窮朝光
已沒

司徒祖瑩墓志

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源甚遠枝葉繁華祖
德潤於身聲高邦國父行成於已名重京師公
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閑靈志識開悟口含
碧鷄之辨手握雕龍之文門有善業家傳慶靈
礪金成器相遣滿籬琢玉爲寶待價聯城匪直
也人實惟有道言祈秋毫辭連春藻

文

閶闔門上梁祝文

維王建國，配彼太微。大君有命，高門啓扉。良辰是簡，穆卜無違。雕梁乃架，綺翼斯飛。八龍杳杳，九重巍巍。居宸納祐，就日垂衣。一人有慶，四海攸歸。

樂府

白鼻騮

少年多好事，攪轡向西都。
相逢狹斜路，駐馬詣當壚。

結襪子

誰能訪故劒，會自逐前魚。
裁絁終委篋，織素空有餘。

安定侯曲

封疆在上地，鐘鼓自相和。
美人當窓舞，妖姬掩

扇歌

燉煌樂

客從遠方來，相隨歌且笑。自有燉煌樂，不減安陵調。

涼州樂歌二首

遠遊武威郡，遙望姑臧城。車馬相交錯，歌吹日縱橫。
路出玉門關，城接龍城坂。但事絃歌樂，誰道山川遠。

擣衣

長安城中秋夜長，佳人錦石擣流黃。香杵紋砧知近遠，傳聲遞響何淒涼。七夕長河爛，中秋明月光。嚙螭塞邊絕候鴈，鴛鴦樓上望天狼。

詩

從駕幸金墉城

茲城實佳麗，飛甍自相並。膠葛擁行風，岩巖閉
流景。御溝屬清洛，馳道通丹屏。湛淡水成文，參
差樹交影。長門久已閉，離宮一何靜。細草緣玉
階，高枝蔭桐井。微微夕渚暗，肅肅暮風冷。神行
揚翠旗，天臨肅清警。伊臣從下列，逢恩信多幸。
康衢雖已泰，弱力將安騁。

春日臨池

光風動春樹，丹霞起暮陰。峩峩映連壁，飄飄下散金。徒自臨濠渚，空復撫鳴琴。莫知流水曲，誰辨遊魚心。

詠花蝶

素蝶向林飛，紅花逐風散。花蝶俱不息，紅素還相亂。芬芬共襲手，歲蕤從可玩。不慰行客心，遽動離居歎。

相國清河王挽歌

高門詎收轍，曲沼尚餘波。何言吹樓下，翻成殪

露歌。

本傳

溫子昇字鵬舉，自云太原人，晉大將軍嶠之後也。世居江左，祖恭之，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，避難歸國，家于濟陰。寃句，因爲其郡縣人焉。家世家素，父暉，兗州左將軍府長史，行濟陰郡事。子昇初受學于崔靈恩，劉蘭精勤，以夜繼晝，晝夜不倦，長乃博覽百家文章，清婉爲廣陽王淵，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，作侯山祠堂碑文，常景見而善之，故詣淵謝之。景曰：頃見溫生，淵怪。

問之。景曰：溫生是大才士。淵由是稍知之。熙平初中，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，以充御史。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，子昇與盧仲宣、孫奉等二十四人爲高第。於時預選者，爭相引決。匡使子昇當之，皆受屈而去。舉謂人曰：朝來靡旗亂轍者，皆子昇。遂北，遂補御史。時年二十二。臺中文筆，皆子昇爲之。以憂去任。服闋，還爲朝請。後李神儁行荊州事，引兼錄事參軍，被徵赴省。神儁表留不遣。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，曰：昔伯瑜之不

應留，王朗所以發嘆。宜速遣赴，無踵彥雲前失。於是還員。正光末，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，召爲郎中軍國文翰，皆出其手。於是才名轉盛。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，答之敏速。於淵獨沉思。曰：彼有溫郎中才藻，可畏。高車破走，珍寶盈滿。子昇取絹四十疋，及淵爲葛榮所害，子昇亦見羈執。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，以數十騎潛送子昇。得達冀州，還京。李楷執其手，曰：卿今得免，足使夷甫慙德。自是無復宦清閉門讀書。

厲精不已。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。修起居注。曾一日不直。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。將加捶撻。子昇遂逃遁。天穆甚怒。奏人伐之。莊帝曰。當世才子。不過數人。豈容爲此。便相放黜。乃寢其奏。及天穆將討邢杲。召子昇同行。子昇未敢應。天穆謂人曰。吾欲收其才用。豈懷前忿也。今復不來。便須南走。越北走胡耳。子昇不得已而見之。加伏波將軍。爲行臺郎中。天穆深加賞之。元顥入洛。天穆召子昇。問曰。卽欲向京師。爲隨我北

渡。對曰。主上以虎牢失守。致此狼狽。元顥新入。人情未安。今往討之。必有征無戰。王若克復京師。奉迎大駕。桓文之舉也。捨此北渡。竊爲大王惜之。天穆善之。而不能用。遣子昇還洛。顥以爲中書舍人。莊帝還宮。爲顥任使者。多被廢黜。而子昇復爲舍人。天穆每謂子昇曰。恨不用卿前計。除正員郎。仍舍人。及帝殺爾朱榮也。子昇預謀。當時赦詔。子昇詞也。榮入內。遇子昇。把詔書。問是何詔書。子昇顏色不變。曰。勅榮不視之。爾

朱兆入洛。子昇懼禍，逃匿。永熙中，爲侍讀兼舍人，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，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，後領本州大中正。蕭衍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，衍稱之曰：曹植、陸機復生於此，士恨我辭人數窮。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，見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，乃是子昇文也。濟陰王暉業嘗云：江左文人，宋有顏延之、謝靈運、梁有沈約，任昉、我子昇，足以陵顏、轅、謝、含、任、吐、沈、楊、遵、彥，作文德論，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遣。

行澆薄險忌，唯邢子才、王元景、溫子昇、彬、彬、有德、素、齊、文、襄、王、引、子、昇、爲、大、將、軍、府、諮、議、參、軍。子昇前爲中書郎，嘗詣蕭衍客館，受國書，自以不修容止，謂人曰：詩章易作，連峭難爲。文襄館客元僅曰：諸人當賀，惟子昇合陳辭。子昇久怩，乃推陸操焉。及元僅、劉思逸、荀濟等作亂，文襄疑子昇知其謀，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，旣成，乃餓諸晉陽獄，食敝襦而死。棄尸路隅，沒其家口。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，又爲集其文筆爲

三十五卷。子昇外恬靜，與物無競言，有準的，不妄毀譽，而內深險，事故之際，好預其間，所以終致禍敗。又撰永安記三卷。

溫侍讀集卷全終